



皇明書卷之四十一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孝行

明興 高皇帝重教化務民於孝慈順弟之行著令

言府州縣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所

司正官舉明監察御史按察司體覈上聞旌門閭

除其家繇 列聖申飭不啻守爲成法正統中下

詔言國家所爲褒表節義順孝所以勸勵風俗導

民先路也近有司玩爲故常富者曲爲厚勸貧者

終不上達民何以勸焉今後無論貧富巡按御史



卽與保勘奏旌稽留者罪之成化中詔民以孝義  
獲旌表者年六十卽賜冠帶服節婦照八十以上  
例賜帛米肉而諸以割肝剗股卧冰至傷生者爲  
不孝毋得旌諸所爲興善防微之意篤矣

洪武初有王中者母沒廬墓所哀毀致瑞泉之應有  
李英者力貧養母冬必溫衾席母病疽吮而愈母  
病帶下取糞嘗驗易劇母卒廬墓三年有周炳者  
事母焦至孝母病篤禱天求代而愈後復病思食  
樟肉求不得忽一樟入其家得以供復愈有趙讓  
者母沒廬於墓虎猝至讓不怛虎莫之敢傷又盜

六人夜入廬見其哀苦遺之鈔而去與侯昱李文  
選顧仲禮俱得旌是時有給事中魏敏者在吏科  
以母病謁告歸省未至而母卒敏卽走墓所哀慟  
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者三年國子生張翼者  
父母卒皆廬墓三年慈烏數百旦暮悲鳴墓樹亦  
三年鈞州人張宗魯少失明長遭元亂負母路逃  
難妻掖之以行歲饑賣卜以養妻採野蔬佐之天  
下定奉母還竭力爲供母卒仍求其前母三人遺  
骸合葬之父墓命表門

洪武初山東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岳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服三年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母使傷壞風化逮伯兒杖一百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天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樂疾則託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神斯又懇切之至此爲人子所當爲也卧冰割股前古所無後世亦止間見至若割股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卧冰或至凍死

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者原其所自愚昧之徒務其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藥醫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卧冰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正德中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割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也何孝足云乎况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倣



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李都尉貞盱眙人岐陽王文忠父也尚皇姊長公主  
貞性孝友母太夫人嚴忤其意輒叱責嘗侍食母  
怒投食器於地貞跪徐拾之恭敬愈至父既沒有  
第四人求分財異居貞泣曰父沒而母存苟分異  
老母得無不可乎先人諸所有田廬母沒後隨所  
欲取之吾不取也諸弟皆媿服

姚孝子玘淞金澤人也八歲好讀書貧弗自給從里  
中大姓林氏塾師所就讀之業成元季亂玘奉母  
陳避於野遇河不得渡母泣曰吾聞古貞烈以辱

身爲死兵至吾誓不受辱不如死也遂自沉玘急  
挽不及與俱溺頃之負母出而母子復生數遇盜  
中流矢佯死伏屍間得脫去奉母過湖已又爲淮  
兵所得疑從苗中來縛送溈上軍辨得白將署爲  
部史朝夕思母不置泣以告許之得以小舟載母  
遁母病思魚食暮夜無所得有烏猿致白魚盈尺  
以爲供後兵息湘臺聞而辟之以親老辭不就人  
益高其節云

鮑孝子興者山東鄒平人故業儒讀書問學元至正  
間隨父宦浙中值兵變避吳淞益困乃棄業積居



展貨以爲養母王病竭資致醫藥母喪守廬墓三年形改骨立人不堪其難服闋復轉貨以養父慮其父缺侍置大樓船載父俱行游江湖間諸服御物畢具取玄真子漁青樵青以自號曰漁樵主者云

毛聚德玄者萊州掖縣人也幼事繼母秦盡孝寇至衆驚走秦老不良于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寧不畏死耶何不避也聚泣曰母老安敢自求活乎寇不忍犯避地崑崙山會父病疫夜渴求酒飲山深多狼虎弗可行聚徒跣走出山乞酒還飲

父父飲之而愈與兄弟分財恣所取而受其害者長兄塋將及壙或訛言盜至人懼欲奔匿聚曰兄樞在忍棄之乎卒掩壙而還再從母殯城隅遭世亂人取其塋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資嫁之塋族中不克塋者十餘喪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隣里貸不償者焚其券有過宿者旦遺錢數百緡而去聚追還之隣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曰安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孫紘縉皆以道學名



吳宗元字長卿紹興山陰人其上世有諱翥者以學  
行聞門人私謚爲文簡先生後遷爲諸暨人宗元  
孕十有四月而生幼發智屹如成人蚤失父事母  
甚恭夢白衣人謂曰汝壽止此今以汝子孝特延  
一紀疾果瘳宣慰使辟用之大息曰母耄年得力  
田爲養不啻足矣力謝免歷十二年母以高壽終  
宗元號慟幾絕服除又每語及輒嗚咽流涕如新  
喪已念父母沒唯教子孫母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詣  
浦陽鄭義門謁焉得其家範數千言以歸如獲寶  
璐力遵行之庭無間言和氣所感家有犬病足子

啣食哺之宗元益堅志自力製家教一篇訓飭剴  
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隣族之事居多宗元性恬  
冲於物無忤貌淵澄山聳出言不繁而咸中肯綮  
其與人熙然如春頗嗜音樂自造短簫長可六七  
寸遇風日清美輒箕踞坐吹之聲振林木晚歲視  
聽行步如少壯歲時坐中堂子康髮盡白帥孫曾  
鴈鷺行以進次第舉觴爲壽宗元頽如也及卒碁  
功總麻且千指就位而祭州里更相吊十數里哭  
聲嗚嗚不絕云

朱環者婺義烏人也赤子時無見啼聲仲父桂無子



養爲子已桂生子璧及宗周頗疎外環環事之彌  
謹服勞事不知有寒暑也時境內多盜白晝出道  
上斂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璧謀壅窖中璧夜發  
之去復誣環桂怒褫環襦袴立之大雪中一日夜  
環涕泣謝過終無一語辨其寃桂雷使日甚環五  
六年間瀕死者數矣恒順受無怨言桂死遇璧益  
厚璧子慶多暴遇死獄環竭力營救卒免之環有  
子曰元女曰壽元未縉雲盜置砦峽源山將劫環  
奉之爲謀帥環莫之知也元聞遽歸走白父當速  
避環老憚奔走又以謂亡是事不聽涕泣請又不

聽罵之元度令賊縛翁去誰爲白翁非反盜者必  
殺盜庶有明也伏垣下賊偵騎至立殺之以血手  
入示父負之去未幾台賊獲環亡奴在焉吏引環  
逮之獄時所司方患盜凡盜獄所連逮多論死會  
元病不能起獨視妹而泣妹壽奮自前走法曹椽  
泣祈哀竟脫父而歸人稱其世孝云

孫孝子惟中濰州昌邑人世爲農孝子長身美髯朝  
耕暮讀善談古今事亶亶也雅愛宋名臣言行亟  
稱之時以爲省括爲寧海州史用推擇上益都會  
父卒皇皇如不欲生旣塋結廬其側苦塊曠野中



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晷  
淖糜二盂而止晨起掬雪頰面已輒詣墓前拜久  
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反哭不對事聞縣  
令夜半携二蒼頭往廉之見孝子蕭然塊處風雪  
中也歎息而去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孝子居廬三  
年劉亦居堊室不近酒肉者三年 洪武末用重  
典肅而得慈弟二人焉烈婦二人焉具修撰王叔  
英所爲傳中然皆莫得姓名悲哉益京師有伯兄  
坐法當死者其弟二人各自縛訴于朝請代 上  
問故二弟皆曰臣少失父非兄無以有今日今兄

當死誠不忍見兄死而獨生誠得以二人者身贖  
兄死足矣 上陽許代而戒行刑者曰令無難色  
者舍之二人皆延頸待死 上大嗟異欲并其兄  
赦之御史大夫寧持不可卒殺其兄此可謂順弟  
矣有戍卒臨刑與婦訣戒之曰吾死汝年少當再  
嫁然慎勿嫁軍人若官人必農夫樵子庶相保也  
語時當深塹婦謂夫曰君尚未知吾志乎妾請先  
遂投塹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簪求酒肉啖之曰  
當從子俱死竚視河橋上見夫死卽自沈又有兄  
弟有黨禍被戮者其姊姒當給爲官婢則泣曰夫



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義猶難獨生况他辱乎遂  
自縊是四婦者皆可謂烈矣其他有名可著者有  
黃巖陳圭仙居朱煦臨海危貞昉之倫

朱煦者福州大守朱季用子也性至孝母楊氏性嚴  
難事諸子稍不如指笞擊之至馴伏乃已煦事之  
盡恭洪武中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  
民害者輸作城役季用任福州僅五月例逮赴京  
亦論罪輸役時城役嚴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  
痢被楚不能堪謂子煦曰吾貲力豈足任此吾日  
夕死已矣無爲汝累汝第負吾骸歸葬耳煦惶懼

不敢頃刻離左右復戒二弟守視之時在役告枉  
令嚴甚告而戍極邊者三人抵極刑者四人矣煦  
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有一父緣  
訴獲免卽萬戮死無恨父僚同役者交阻不聽具  
告枉狀上 上悲傷其意赦季用復官例復官者  
十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有孝子吾輩骨肉皆  
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周傷煦死病亦死  
嗚呼冒死得免於刑幸矣而又卒父子俱以病死  
豈不謂有命哉是時黃巖陳叔弘坐賊論死其子  
圭請代 上哀喜欲原之刑尚書來濟以爲法有



常不宜撓法開僥倖之路論如法聞者皆嘆圭之  
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  
危貞昉臨海人事父以孝聞父以陵川丞坐法役江  
浦貞昉時爲郡學生號泣請於郡走詣闕上疏曰  
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絀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  
向衰不能力役大母范踰年九十旦旦悲啼思念  
之誠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菽水之養終天之恨  
或及其身臣大馬之齒方壯願代父作聽父歸養  
雖卽死不恨惟 上矜許疏奏許之貞昉解儒衣  
易短製欣然就役然貞昉質廹甚不任勞竟死自

昉通朱氏易兼能學唐人詩歌讀古書遇忠孝事  
輒襖衽思齊遇交友患難蹈湯火不爲利害惑卒  
年僅二十八聞者莫不痛悲之宋太史曰孝哉危  
子不以身自私是時大制以鄉師統諸閭長督科  
繇常熟人虞德良與長子俱坐逮法當死季子宗  
齊私念曰父春秋高萬萬無就逮理兄冢嗣也宗  
祀攸繫且未有子吾幸有子倘得代父兄死含笑  
入地矣卽詣吏自白曰宗齊精力強父任以科繇  
事不自意陷刑辟父若兄不知吏按章訊問一一  
引伏斬東市顏色不變年甫二十一云



皇明書 卷之四  
祝大昌處州麗水人孝友出天性能以色養父母意  
有所欲候知之不言而事集一日不見皇皇焉如  
失重寶得一甘味雖百里外必歸薦之乃敢食母  
疾晝夜煉藥奉淖糜以進衣久不解蟻蠱叢生其  
間疾病走禱於羣祠且泣且禱不成聲見者爲墮  
涕及母歿號慟幾絕諸復襲襖綴歛殯貧祔一衷  
於古禮會湯人不戒火起勢烈甚急莫能救大昌  
伏母棺號慟誓與柩俱焚火忽自滅旣塋如有望  
而弗至旣而曰是將何以解吾憂乎乃肖二親像  
于堂祀之如生存州里異以爲古蔡順丁蘭復見

也事兄公亮如父家事小大必關白而後行公亮  
出大昌不敢中席而坐弟公直沒號哭頓仆久乃  
蘇孳孳以同爨爲家政請公亮建家範數十則令  
子姓分任其事視勤惰而勸懲之每日序食堂上  
氣象雍睦不聞人聲三世一體怡怡也或問之分  
財大昌撫膺長慟痛自責以爲吾不睦不友之過  
也故處人稱大昌孝友無間言大昌風儀岸持善  
談史上下數千年治忽幾微如指掌尊賢重傳平  
心率物未嘗以好惡有偏徇故舊貧窶者周之死  
給之棺歲儉輒出粟平糶元季青田盜阻民不得



鹽食出所儲鹽惠族嫻下及閭井鄉人咸德之藩  
闡徵辟不應竟隱居而終

封尚書黃性字思恭浙江永嘉人少保武英殿學士  
淮之父也元季亂方國珍據溫台諸蟻附者勢熾  
動閭里性杜門不交歲大侵家落躬粗糲而養親  
必豐天下既定家復振推其餘以贍親戚鄉黨內  
弟王時中孤貧無依性撫之資之學已資之入太  
學爲諸生及授官坐事沒其家有司以性同居併  
沒之性叩有司曰產當籍不致辭願得先祠神主  
及先世遺文耳得之以傳其親戚曰幸爲我保養

之亦先德未珉吾當還此不可失也求先御史檢  
法表於宋所受告身亡之則大慟旣至京訴其狀  
於朝得釋歸而告身實未燬復得之則大喜曰復  
此它萬金不惜也後子淮旣入春坊爲學士事

仁宗監國屢有問賜洪熙初進封榮祿大夫少保  
戶部尚書武英殿學士如子官於是性年已九十  
矣益惇謙謹雖五尺童子必接之以禮隣惡少嘗  
侵其蔬地弗與校惡少后復侵官地吏逮治竟寬  
之閩士陳興祖者清尚人也與厚善客死永嘉斂  
葬之盡禮而繪其像時時對焉後淮謝病歸日侍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父子陶然比得疾手書數字付淮大要以忠君報國爲重而喪戒循禮母近俗卒詔遣官賜祭塋加厚焉

周鳴字岐鳳以字行吉水人翰林侍讀叙父也十歲居母喪致毀如成人以經明行修薦爲桐城學訓導職修迎父養而卒奉柩歸至小孤遭風扶柩哭誓俱沈而定授卽墨主簿與御史辨死獄當貸爭甚苦得白會兵興賦卽墨鐵充軍需岐鳳疏以爲卽墨非鐵所產而府庫所積鐵尚多請出以賦軍蘇民力所司又令民輸豆准秋稅米已復徵米而

以鈔償豆直岐鳳疏請從初令信於民俱報可下後坐累免官民攀號送者皆流滄永樂中選爲漢府紀善王途有端開寶賢堂招奸俠爲奪嫡計岐鳳作堂箴千言寓規諷冀格其非心駕北巡王擁兵重自翊又諫之王怒令衛卒詬辱之搆逮錦衣衛賴監國察之而免岐鳳性孝友撫二弟甚恩合三從兄弟子一嬰闔門千指內外無私蓄著家範十餘條令子孫世守之羣族人子敏者令學經尤急於濟人之厄有旅被盜傷而病貧迨盡延留而藥之傷愈解裝齎而歸之著尚書通義春秋



纂要行於世

孫貞字宗正翰林侍讀曰恭父也南昌豐城人爲紹興府教授有施御史者按郡張甚私於給傳徐氏子命充廩生貞持不可御史氣爲沮一日心動走歸省自南昌聞父喪致哀三年服闋調漢陽漢陽諸生素鮮雋教誨專力後三年得舉者十一人不偶者僅一人有張通判者廉坐誣繫不變會詔下教授得舉賢卽以張應詔陞按察僉事張貧無以之官復資之陞國子博士祭酒司業金遣子受業宣德初以母乞歸朝夕親側足不至縣庭年七十

五卒貞端謹廉約事必慮始終故歷官三十年夷坦如一日官太學時闔其燕居之所閉諸子居止授以經初欲五子各專一經尋以長子當督家取外孫鄔在恭足之後諸子皆有成而鄔亦第進士爲御史訓率諸子有官者尤嚴曰良爲御史同居成賢街每夕歸必問以今何治治獄有伸雪否對不當意輒責之人謂他人爲御史獨一掌院官曰良乃有兩掌院官益其嚴也曰恭分月俸爲養不受比歸老寄所得上賜銀帛不發封還之曰我幸足可自留養廉自今勿更致也諸子官外京者



致所需物皆却之曰無以我故爲汚辱故諸子守  
官箴皆恪則教之力也與人交勢不附窮急不棄  
爲國子生時與同郡盧淵同舍湘陰夏原吉交教  
授紹興時與李太守慶善後淵官侍郎原吉慶尚  
書未嘗一造其門同鄉楊運副逮獄出病骨立鼻  
至門求假寓家僮懼其病相染也辭之貞歸見露  
卧街祠下大驚曰人各有命何相染之有乎延之  
入病竟以愈其篤義類此

贈侍郎鄜子輔宜章人尚書埜之父也有學行家教  
至嚴埜任陝西憲副時常以俸市陝褐一疋寄之  
父以書罵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  
管獄寃釋滯以無忝任使從何所得此褐者乃欲  
以汚我耶卽封還責之埜念父甚思一見不得時  
父爲教官會秋試聘考官埜謀于大僚得往迎其  
父父又大怒以書罵曰此子憍如此汝居憲司吾  
爲考官將何以防範遺誚于人矣埜迎書跪誦泣  
受教後埜所歷官清謹本父之教也先是國平邑  
知縣王滇者坐逮刑部獄法司卒掩滇居得滇在  
平邑時父升遺書言凡爲官須廉潔自守貧者士  
之常古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



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已以謙敬爲先進修以學業爲務有暇日宜玩味經史及先儒理性之言於此見得分明自然所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蓋仕與學不可偏廢也人便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稅而後來餘非所覲也高皇帝發書讀嘉嘆之遣使賜金帛復其家

黃珏字玉合餘姚人性廉靜朴厚八歲始能言言輒有中時喪母哀毀如成人以庶母讒失愛於父而孝父益篤父令諸子析爨於家皆聽諸弟所欲及父沒竭力治喪一不干其弟每讌語及母輒潸泣

不能食家祀祭極誠敬將之有富人兄弟欲訟者沮弗聽請絕交事得解兄聞之大感奉金爲謝珏笑曰吾言義也不可以圖利終不受平居以教授自給晚益空乏而胸中曠然依婿劉景祚以居與太原王萬石陳郡謝肅爲文字飲疾病謂子熙曰吾歸矣汝善持而身語畢正衣冠端坐而逝

胡瓚字廷器其先合肥人也生而穎然患左目眇父令廢學獨授之孝經大學而精識卓然年十五諸父同居異食尚嘖繁言瓚請父割田百畝若別業大屋畀之居諸父爲感泣瓚事父及二後母孝迎求



皇明書 卷之四  
所嗜走而餵之父母感說父沒痛至則悲終其身  
伯兄欲分業瓚約分外計金爲二弟婚自跨一驢  
負米蔬如野力穡已積金百斤田十畝卽出其餘  
周嫻戚之貧者助人之失時不昏嫁若不能葬者  
就橋之中輟者士夫過其里必致之廬供具之徒  
者載以馬過數舍乃返鄉人質平有世家者兄弟  
訟累年矣又赴逮瓚途遇之陽問之曰子亟役於  
官乎爲他姓牽訟乎何僕僕也兄弟各言實瓚邀  
至家感以天倫大爨咸感泣輸平焉平陽商來糶  
粟有浮金然金釀者也不可反則大量酬粟無令

浮他貸不能償者多焚券瓚平居好讀陰騭書及  
小學故事其行多出此子四叔孝爲學官以孝義  
著名

瞿嗣興字華卿姑蘇常熟人也少生宦家好射獵驅  
逐飲酒爲樂不喜書無何父失官貧嗣興卽折弓  
矢脫畧故態躬力穡以事親與妻蔣承顏色服養  
惟謹母病疽天熱疽潰散不可聞嗣興跪床上執  
蒲葵扇驅蚊蚋以手摩穢剔汗扶卧起不解帶者  
三旬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技窮弗效起  
引刀剖股肉灸之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五日矣



見羨爲握筋食一盂幾盡因遂愈母後感疾思啖  
菱菱時未葉遍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索之竟  
日手足皆爲腫俄得菱實三馳歸遺母母疾如失  
既而貧益甚食弗繼嗣興曰事急矣脫株守當如  
父母何乃携家入蘇州城詣富家貸錢爲小賈轉  
息爲生已稍裕凡父所欲無不致也後稍居積爲  
中賈已益富則好散務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  
得楮幣若干錠視其名市井小夫耳坐不貼席走  
其家還之有隆田宅券若他珍於地者嗣興覽之  
曰券書失啓爭迹其人還之則權貴家奴也失主

券方大怖欲死得之叩頭謝曰活我者公也饑歲  
出糶有窶夫來告糶嗣興憫之受其錢五千陽忘  
之曰汝糶十千耶倍與其粟鬻蔬者過門取蔬伍  
錢授以楮幣十倍曰餘當以錢禪我鬻蔬者曰吾  
鬻蔬供朝夕耳顧安所餘錢耶府君笑曰第持去  
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意實予之而不欲其知類  
如此凡負販者給直恒過適家人怪之嗣興曰彼  
胝肩背求錙銖爲生忍與之較耶歲饑常熟來依  
止者數十輩僦館而食之疫作躬粥藥撫視賴以  
生嗣興晚喜浮屠家言已復閱儒家言好之戒其



二子曰我少不學今老而始悔汝曹勉之比得疾  
恐念慮亂畫紙爲圓圈揭屏間常目之年八十有  
四卒子莊貴贈禮部員外郎

徐煬字文光饒州樂平人隱居嗜學永樂中父被誣  
逮當徙邊煬與其弟文職爭詣吏求代吏遣文職  
行煬卒能以其道竟歸之居父母喪率致哀苦塊  
殯塋一遵朱氏禮同產及三從昆弟同居者五百  
指而主家有法外內雍穆無間言擇子姓齊遣從  
良師受經其仕者戒以毋墮職業孤上恩撫弟遺  
孤子特厚他子族人貧不能塋者具儀物塋之鄉

人構爭來質平煬諭以禮義無不靡然  
子七孫而仲子碧舉鄉試授官

湯陰鄭氏小元村人也不析爨七世矣其人皆敦朴  
尚義不失口於人世之機詐不知也鄭多田饒於  
財然男力農耕時間出治賈女習蠶織閭外不聞  
也諸農賈所入皆困之有婚嫁者族長主其費寸  
布斗粟而上無或私者成化間歲凶其人鄭五老  
者出粟千斛助賑雖未遑文字乃其行與古篤行  
者埒矣五老行賈於臨清每歸倒橐囊錢帛委地  
公之家妻子不睨也崔學士銑曰奕奕篤鄭肇自



山西自西徂河于蕩斯棲族大而昌其德孔齊人亦  
有言俗薄不醫維鄭作砭庶其企而彼飭而僞樹闕  
表闕顧茲篤行潛可遂滅我銘世德大鄭烈烈

王惟德字輔之鄆州人始爲童子時父行戍川蜀惟  
德侍大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大父母沒親負土  
成墳終喪不嘗酒肉家故饒於財後父歸以好施  
隨盡惟德竭力以效之有所予必稱父命以致家  
以終窶一以養親治經爲事性溫克樂導人於善  
鄉鄰多闕者徐以義理辨告之莫不感悅解去鄉

人稱之王君子卒甚貧子大臨通經有行誼爲諸  
生月受俸於州學錢二千積不用久之滿三十萬  
乃舉兩世未葬之柩畢葬之

吳孝子駒者建昌南豐人讀書通大義孝友天性日  
侍父母左右進飲膳必親昏定然後寢諸弟化之  
居家幼稚狎侮者必訶斥或曰幼孝子曰吾聞曾  
氏之門幼者不詈人非性然也蚤諭教之力也父  
傭里人爲給里力胥曰吾甲也誘而縛之時孝子  
有他適朝宗率諸子爭之毆胥誤致死法當坐孝  
子曰父老矣弟幼且無後自詣令求代令難之孝



子曰以子代父何不可况殺人者實駒非父與弟也令聽之孝子侍父於獄朝夕起居猶荷校立侍人嗟歎其孝會詔讞疑獄行在行至淮被病卒羅修撰倫傳其事

康綬字在章吉安泰和人事母孝貧拮据營養以庠生應有司試名在高等會母疾而留家衆強之行竟不往而母卒遂終身不復應舉與妻王竭力事祖母祖母劉安其養翁廷評紀每歎曰愧我徒爲孫兄純客死疲大作道鮮行人匍匐烈日中舉其喪百里還塋事寡嫂曲順日衣冠肅揖慰存之妻

王亦姑視嫂取糲讓甘布葛推共也嫂有女與女夫俱夭收其孤鞠之使與嫂俱冠而後歸之宗父之廷評卒于官與妻任內外務而成其子於學綜家無厚儲恬居寂守而好士不厭又善別擇士尊顯矣或怙侈滅義亶貌敬之至行義修明之夫卽憔悴困厄顧屈已傾下焉客至妻王輒治具芬紉應時至又時時從屏間竊聽客言得其人一日客去王迎問君所禮誰歟此其人與人易合其去人必速盍慎之已果非佳士故鄉人曰閭齋門不踵惡賓蓋亦有內相焉



李阜嘉魚人父教諭善沒於官阜時尚幼已能求父書奉母挈諸弟匍匐扶護歸多識強記念母多病不謀仕旦夕與婦謀所以便母者母痛亦痛飯亦飯病亦病也兄豪酒一飲或盡酒一石每出從所親飲自旦至日晡醉而歸阜日率諸卑幼迓於途不至則徑至飲所扶護歸徐徐而隨肅肅而趨莫敢少拂其意兄弟四人相師友而庭無間言季弟官至都御史自視漠如足未嘗至公府子二人承芳承莫自有傳陳公甫銘其墓曰有道於此匪難匪易能者謂賢不能者耻父疾子侍弟扶兄醉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林彥愈廣州寶安人林學博光之父也少服賈困魚鹽久乃厭好惡之滑和若有得也手書小紙示其子光曰樹立宜如是則范文正晝齋粥長白山時事也已復購文正公全集昇之曰是爲汝師光所欲購者書惟所欲不問直多寡光夜分起讀則戒之曰吾聞父子之交血行經心則神之所守也設令勦形神得官何有哉吾聞欲速不速必欲速速債非善爲速者也光舉於鄉不卽仕從新會陳公甫先生學誅茅欖山爲修業之所彥愈喜則董工



築不自休少暇輒爲光錄朱子語類至四十三卷  
值梓行乃已光旣杜門攬山發憤曰不培不暢不  
晦不光同時士多紆青紫耀閭里彥愈視之漠如  
也呼光謂曰汝學能有立吾啜粥飲水死不恨矣  
蓋父子間自爲知己如此彥愈虔於事死遇宗族  
內外有恩接小夫孺子常情所不屑者惟恐小拂  
其意身所服用非極弊不忍棄至承祭祀接賓客  
則儼然明盛焉

應昌字克盛台州僊居人翰林編修良父也醉而孤  
鞠于母陳稍長讀書知大義卽務爲躬行出從事

藩司盥手奉公不以私自污走京師白母苦節得  
表間會日者言母壽當盡卽斷酒肉徒步走抵徐  
血趾而登舟欲急歸省比抵台聞母固無恙而兄  
病疫劇盡夜走山谷穿虎豹羣以歸日夜檢藥物  
兄愈而後卽安仕爲分宜尉俸入雖薄盡移以養  
母及遺孤侄自奉敝衣糲飯晏如也蒞官勤敏介  
毅表四邑丞簿尉自入國朝百五十年惟昌列祀  
名宦中已謝事歸養至徐聞母計不食者五日比  
塋廬於墓得痲病衆強之以還終禫苦塊時年六  
十餘矣遇二親忌輒號泣不食者竟日及八十家



衆叩首請始一食家甚窘極力營大宗祠以祀先  
及建考妣墳族里薰其誠孝率慕而行之鄉有乞  
假雖衣被靴袍無所靳誨二子以身教每讀書至  
古人忠孝大節呼二子戒之曰吾以少孤失不以  
儒發身遺若等也若等幸得仕當忠君體國法古  
人年八十四而終

張頌字士表泉州惠安人襄惠公岳高祖父也爲人  
長身豐下有威儀力行仁義卹孤貧賴以自立者  
數十家嘗歎曰男兒生無益於時縱守不貲祇資  
子孫愚不肖耳作家塾延名儒教子孫親戚子弟

來學者悉廩之歲大疫朝夕持精漿藥餌戶遺之  
勸勞有恩意宰里司徵攝會鄉人誓之曰牲翼  
而上不食正統初沙尤亂大兵南下郡僉大家轉  
餉軍人恟恟欲逃避頌曰役民必先大戶理勢然  
也役庸可避乎先自詣縣聽令令大喜命督餉則  
部以什伍止宿輸納畢有法暨訖事無一亂行者  
晚好書延師教子弟暇輒往聽解說有辨論輒出  
人意表師歎息曰使公曩從受舉子業一第豈足  
道哉頌笑曰科第則吾豈敢第使吾生漢西京時  
當從孝弟力田科取一資見史冊耳蓋頌常稱國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家於科舉外當別設一科求實材故云然次子茂  
字敏實通詩禮記從莆老儒黃先生瑾學黃矜莊  
有尺度善爲容出其門者拜揖高下步武布接如  
出一人蓋其教也以貢爲桐廬丞始至假柴貢士  
騎數月積俸能具馬乃還之天旱齋戒祈禱暴行  
烈日中雨大注縣有虎白日於郭外攫人曰是苛  
政所致也爲文告城隍痛自刻責虎一夕逝折獄  
詳審和緩專以恤孤弱釋冤濫爲心比歸杜門絕  
交每晨興深衣謁祠堂焚香獻茶朔望具衣冠帶  
再拜焚香獻茶而退雖祈寒盛暑不廢遇節祭祀

肅齋戒有嚴子弟有惰慢不如儀者戒飭之竟祭  
無一人敢警欬出聲者約子孫以儉素雖髮鬢總  
髦之類非先世所傳涉時態者立呵斥之終身坐  
立不跛倚行不掉臂晚杖而行一手舉杖其一猶  
自奉齊心駐杖則端拱如故爲文章莊重典實作  
字端楷勁正類其爲人雖甚遽必正冠欵束而後  
起與人交必誠信官桐廬友人子持父骸貯瓦棺  
歸過之迎致廨設酒饌哭奠家人以爲不祥日設  
其生過我得無欵乎何可以死生易念也平生不  
與人謀私事嘗曰所言公公言之子綸亦孝謹入



侍父終日桌桌出外得手書必拱立正讀珍藏之數歲後出之如新赴進士舉下第歸同年生道卒爲殯歛歸其家在南雍同舍生病卒天暑氣蒸熱爲含歛沐浴有高才生爲弘放諷令讀下壺傳讀訖謝曰雖含瓦礫中有滋味謁選得知萍鄉未任卒子英德令恒言曰吾父祖以來無他善惟一語教子孫世念之曰克無欲害人之心而已遇不如意事惟曰聽天所命又曰陰謀道家所忌其家世如此子襄惠公岳自有傳具儒學中

易鑑袁州宜春人孝友不妄居父喪戚甚養母得其歡心仲弟沒訓育其幼孤子不啻己子父沒季弟時中少爲邑諸生鑑爲齋資其遊學親師友隆厚而以家督自力使得專意於學也逾父弗衰已時中第進士歷中外美官鑑益勉其勤職事慎守以報國而時中有令名時宦家率挾勢干有司必遂之鑑獨約子姪非赴公役跡必毋至縣門教族子弟必訓以道義孤貧不能自遂者長育婚嫁之樂獎掖人之善而庇覆其過及鑑沒時中布政使上計京師聞計哀甚數月猶有悲色可謂令兄弟矣



傳琦字希玉閩人也事父母孝有弟瓚盲不能業作  
父母雖甚愛服食不以齒他子琦推温美與之而  
服食其粗糲長請分琦默計其產不足給數口當  
復合姑許之而自居積服賈視利便田宅市之忽  
召瓚與其人數口與居嫁婚其子女時呼與飲導  
之笑言自遣以卒日人以比陽亢宗云閩會府十  
萬戶山四際而遠艱得木琦倡於鄉月施錢買棺  
置僧寺中施之見人難急之如拯焚溺其性然也  
然能慎所與處不輕以言色假人時有言人自爲  
勸沮退爲善云

鮑允亨者歙人商也與其弟乘米舟自湖陰之繁陽  
夜遇盜執允亨弟兄縛之將金殺刃及血出矣允  
亨大呼曰吾母老卽殺我留吾弟其弟亦呼曰殺  
我母殺兄賊猶豫不自決會大風起雨雷暴至江  
洶洶吼山鳴地震草木披亂賊恐散遁去一賊後  
謂允亨曰汝稻紙灰傳血處可痊也君子曰詩云  
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豈不信哉今觀鮑允亨  
事則急詐術而後仁義者不可省乎而或者謂風  
雷之會爲偶然夫天何物也而欲豫謀哉誠謂義  
不足以入賊則江革趙孝之倫虛邪然予聞鮑氏



先有值賊父子爭死賊兩釋之者若允亨其餘烈  
非邪

秦鏜字國和無錫人祖旭隱居行誼旣沒而人思私  
諡之曰貞靜先生父永孚與弟仲孚俱以孝見旌  
鄉人稱之曰雙孝永孚事父母惟其志不忍傷至  
刺血吮瘡不憚及鏜事孝子夫婦一如之孝子仁  
慈儉朴鏜温恭容下中堂無叱咤聲平生饗七筋  
不出蔬豆之外母患末疾不能起而瘖鏜以意揣  
其寒温饑飽而時飲食之便溺起坐自抱持如是  
者十九年舉鄉試不第遂銳爲終養計竟親沒不  
仕曰祿不及吾親乃欲以衰年爲子孫計竊祿耶  
遇寡姪曲有恩禮重節槩厲廉隅不妄交游足不  
企公府教子孫尤篤子孫化之修文守禮恂恂敬  
讓耻爲世俗一切浮揚之態入市褒衣矩步行不  
問可知爲秦氏子弟也後子涵孫禾梁皆顯而鏜  
不色喜益恬恬唐太史順之以爲有萬石之質行  
而轉以齊魯諸儒之文學云

李夢陽讀孔子思有恒語重傷夫時俗之偷也曰惑  
質成真溺華忘實礪金璞玉非其人莫識矣乃人  
見藝材辨博豪縱赫霍輒歛驚慕效稱其賢或我



冠飛纓氣使威喝則嗟美敬事之遂令閭閻山野  
烟朴自修力田飭行之夫閭沕無聞不見禮於輩  
流吁時之偷亦甚矣今幸知高處士瑾者大梁人  
也爲人孝弟儉直少事母歲時上壽自歌舞爲歡  
事其二兄旦趨侍上食而退出則爲執鞭道傍伺  
顏色猶事父云長而喜誦書史說先王生不務裘  
馬不喜酒不畜媵婢嘗歲暮出取逋負見多窘乏  
輒割券馳一空車歸里人望見盡笑之瑾自若不  
較也子珣爲東明丞強逾處士之官邸養輒蹙額  
求歸曰吾往未嘗入公府乃今公府居耶輒歸我

毋困時舊令得代去問處士曰我孰與新令賢處士  
默然熟視久之曰君似弗如也人歎服其直於是  
鄉閭從化家居子弟見輒趨拜却立里中人假僮  
僕使不復關白其主人鷄豚放猶一家斯益足爲  
淳風矣妻侯亦孝讓有幼子爲嫂子提殺之侯泣  
謂瑾曰吾幸尚有珣柰何令伯氏無後卒出之獄  
嫂子以百金詣瑾謝瑾不受詣侯謝侯不受曰吾  
利而金出汝耶益今之梁孟而考世者莫識也悲  
夫

錢清字孟清常州無錫人也生二旬失母自能言詢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得母儀容卽悲慕形夢寐父疾剗股者再皆有感  
及喪歛葬如禮而哀毀過之春秋祭墓忌祭寢恒  
哭泣終身生日不受燕賀至老猶然爲諸弟立產  
成室祠堂之禮品式具備鄉閭周卹篤於私好助  
官賑饑者再內外親舊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嘗製  
藥以療病造棺以濟死立義塾以教鄉閭子弟其  
治道路橋梁歲有之不可勝紀也儀觀豐偉望之  
知爲重厚長者言簡而度行端而恪閭右有徒訟  
者人必舉清相戒勗云

鄒忠字顯之無錫人髫齒時事父母能承意迎色稍

五食無私畜食無私奉諸親治綜幹務當其親心  
有外事寒暑雨雪出復必如期至弱冠遭喪毀幾隕  
宿食喪次者三年年五十忌墓之祭猶號擗不已  
常以仲兄父病長姊季弟早夭爲恨事伯兄甚恭  
愛喪之盡哀平居禮度給肅閨門嗃嗃非甚病不  
內處語孩提必正義延師交友愈久無遷心殺禮  
賻喪尤腆歲捐租什一爲賑贍饑則捐什二其出  
貸也遇饑減息如取租君子謂其善居室焉公懷  
直道表裏無間晚嗜易昧爽起秉燭坐誦久而有  
得卦賦一詩以隱括其旨邵尚書寶爲記務本堂



稱其可比古孝弟力田有行誼者而文雅過之云  
洪什欵人也父行商死母黃二十而寡長育之什生  
而篤循少許字朱氏女女病痺朱請罷婚什曰不  
可女業已許我我終不忍以疾故棄之比女卒乃  
婚他氏母登大耄而病什視疾不啻以身當之日  
夜奉起居比喪居廬三年芝草產墓下什行商齋  
用無芬華顧獨赴人急無遺力近屬嘗有齟齬之  
者終不念仇者死子貧善視之鄉人有鄭叟者行  
出賈而妻遣其妾去六月而生子妾家貧利重價  
將賣之遠方什予重價收之子既長遣之歸爲鄭

叟後有吳生貸什錢而客死生遺橐聽收責者瓜  
分之什獨爲經紀其喪寘貸錢勿問李興賒什鹽  
二千入舟舟覆興自投淮水不欲生什訶止之益  
予鹽以賑其急諸嘗有盜什金錢若貸者得之多  
縱舍不問其長厚如此什以力爲善數得天常夜  
行遇虎虎不啗舟遇風數免失足沈舟底若有人  
扶援之者而起比疾病童巫躍赴舟言帝高洪君  
義辟爲掌簿使遂卒三子奉喪自楚反塋於欵楚  
人白衣冠送者無慮千人欵人相率逆喪者倍之  
喪卽次有素車望望西北來三子曰必鄭少公也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蓋鄉人鄭尚簡老病甚以厚善義故勉來可謂死  
生交無讓古昔矣汪道崑曰嗟乎流俗靡靡處士  
獨以長者之義終嗟夫六行具矣私諡之曰順惠  
處士

劉週吉安萬安人爲人淳篤慈惠好澹素惡音樂劇  
戲與褻媒卑鄙語或觸之如避穢臭於財利澹然  
而事母李孺人以孝聞李痰而痞遇寒輒甚週十  
餘歲已能左右扶掖及有室猶晝夜侍榻前孺人  
卒哀毀動人殯水西倚廬終喪所遺衣篋盡與幼  
妹及兄弟之女爲人謀勤力周慮如在已事不諧

邑邑不能熟寢晨光起卽赴之諸食殍掩柴設漿  
施橋爲人利者咸不遺餘力卽犬豕死必瘞之性  
淳篤如此劉故有大小宗祠週簿正會祀儀以聯  
族族食指嘗數千子弟無敢有挑達宕蕩者或忤  
競請質週和聲氣降顏色撫諭之爭者爲愧屈而  
去教子弟孝弟仁讓引古藍田慈湖訓約及書史  
故事解譬或與互荅詩歌以興起其志意又之人  
益愛之有友人子弟順避於野一日忽心動就父  
所邀週泣曰吾已不容於天地理宜死柰吾父何  
公仁人也敢以死請週許之明日子果死週爲治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其喪葬數年友人死亦如之嘉溪李具顯病且死  
慮其後盡籍其田廬屬之週曰吾與君昧平生又  
居相遠力不逮柰何顯泣曰小人知公公乃不幸  
憐小人耶週不得已諾之每歲行跋涉經紀其家  
有梁士誠者廢疾人也待妻以爲食遭誣訟將鬻  
妻週聞而憐之以其金畀焉諸焚券已責者甚衆  
晚游縉紳間聞越中致知之學肫肫服習建梅陂  
書舍以待學者後談學者言徑超頓悟陋持守意  
然和之若充然有得週兀兀衆中獨求寡過若已  
訕然已而言頓超者多躓困自愧屈而週一未嘗  
自多聞人過爲亟掩未嘗出諸口也可謂爲行矣  
約論曰經有之至德爲道本至孝爲行本也五品之  
倫天性各有至焉安處樂循者上矣乃變而不失  
其常困而彌亮其節舊史詳焉非以通天神感靈  
動足風歟且事變世之所必有也

義行

國朝李疑金陵人金陵俗以逆旅爲利一室月責錢  
數千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眴眴未瞑  
卽輿棄之而歛其貨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  
舍其少恩如此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



致爾也獨疑以尚義聞居通濟門外訓閭巷子弟  
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資爲生疑  
固貧甚然獨好周人之急金華范景淳爲吏部椽  
得疾無它所子弟人危之不肯舍扶杖踵疑門告  
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尚高能假我一  
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具床褥爐竈使  
寢息其中徵醫士視脉躬爲煮糜煉藥旦莫執其  
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洩矢汚  
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  
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

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途旅邸願自取之疑謝不  
取景淳曰君不取我死將爲他人得何益乎疑遂  
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而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  
數日景淳竟死疑買棺殯於城南舉所封者囊寄  
其里人所書召其二子二子至發棺取囊按籍而  
還之二子饋謝卻弗受反贖遺之平陽耿子廉逮  
至京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疑  
問故知之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出有急寧能以  
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產而爲雨露所中則  
母子俱死矣吾寧舍之而禍可也俾婦邀以歸產



一男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義行最著云

杜環字叔循廬陵人好學攻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難父一元故游宦江東因遂家金陵兵部主事常允恭者父友也天下亂死九江家破母張氏年六十餘老矣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憐之者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毋盍往歸之張詣譚譚謝不納則大困念允恭嘗宦金陵則哭走金陵問允恭親交無在者問一元人曰元死久矣獨子

環存家坊中門值白鷺洲門有雙橘樹可辨也母服衣藍縷泥行走環家環故嘗識之是時環方對客滿座見母至忘之已忽省問之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於斯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其妻子曰是常夫人也亟出拜拜已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作糜粥食母抱衾枕設寢謹事之於是母問其子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事環知其故人無在者卽有之不足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薦慰之曰天方雨雨止行爲毋訪苟無人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主事君交好如



兄弟今母困不歸他人而歸環此二父導之也願  
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阻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  
家貧念不可久也甬止堅欲去問他故知環令勝  
女從其行至莫無所遇而反環乃購布帛爲製衣  
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  
詬怒環私戒其家人必順其所爲勿以因故事尪  
老人不謹母念其少子不得見而病環親奉湯藥  
飲之如是者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從祠祀會稽  
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語之故居半歲伯章乃始  
來則母子相持哭不自休是日適環生日也家人

意思以爲不祥欲止之環曰此人情何忌旣而伯  
章見母老竟捨之去不復顧而環事母彌謹終其  
身母且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  
世世如杜君言終卒環具棺槨殯歛之塋之鍾山  
歲時祭其墓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名與學士宋  
濂交濂爲傳其事如此

贈尚書楊達卿者建安人少師文敏公榮父也事父  
母有至行好施與然不喜以施名以爲受施者必  
有內自媿之心施於人而使其心愧耻以爲辱猶  
之不施也必使受吾施者以爲所當然而卽其心



之安幾可耳元季亂歲饑民至有相食者達卿發  
所藏米振之乃指其山號於衆曰有能相吾力樹  
木者樹一木予穀若干於是衆爭願爲出力來謂  
穀旣集則如所願樹木多寡數立予之不籍識其  
姓名亦不較其所樹木能如數否也人爭爲致力  
居數歲木鬱茂皆中材則太息語子若孫曰不自  
意木今盛乃如此其母苟自私有將造學室造神  
祠若橋梁津渡需材者畢給之有貧無室沒無棺  
者畢給之母苟自私其用意如此

汪灌慶衍者婺金華西山里人也爲人廉直能急人

患難人有故叩之卽風雨寒暑不避也鄉里大事  
如經界如隅官皆倚之以辦一日念徃役不均而  
訟訐滋起也聚其鄉人謀之曰鄉之人非吾兄則  
吾屬子弟也顧隳恩圯義而關於役者獨憚追胥  
科繇騷屑之擾焉耳請率里正一歲所湏錢長短  
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鄉戶各自實其貲爲三等  
定著之差次於籍而衆哀金以畀當役者從之先  
後視戶籍金之多寡視等則異時戶有升降則告  
於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者聽事而實皆  
仰給於衆也公無廢事而私可無敗家尚何憚乎



願與父兄慮之衆翕然稱善卽日立要束無違者  
旣又以哀金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成登其  
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峻於役而反則會衆擊  
豕醜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於是  
一鄉之役訟遂絕行三十年矣大守吳公大善之延  
灌等及它父老與爲禮而志其鄉以風歲惡饑民  
羣起爲攘寇以救死守召灌爲畫欲調兵灌曰無  
以爲也此直丐升斗救死耳下片符可致何俟兵  
乎脫兵出則挺而搏矣守乃悟然猶遣巡檢與俱  
灌止巡檢於家飲食之獨以數十輩持符逮至莫  
畢集吏覬功悉論以死灌詣府伏庭下不起曰是  
曹束手隨檄來未嘗扞今以途論之後復無凶歲  
乎且灌實召之灌不忍民聽灌就逮而死也守感  
悟亟解散其獄黥者纔二人其著信如此 國初  
土田之稅設糧長主出納而供輸轉華亭夏宗顯  
者奉法最謹愛細民升斗無妄取繇賦輒先時而  
集聯事皆則之宗顯喪母毀兄及孀姊老而窶恭  
養之撫異母弟有恩訓誨子翁勉於善歲凶多賑  
貸稱長者云

章和字智和浙鄞人永樂初徙江南殷實戶實北京



家當行時和年十有九已爲府學弟子員矣自奮  
曰伯兄家督子也不當往季弟弱不能吾往可也  
旣至京著籍大興縣受廛城北之安定關彌望砂  
礫墾其傍作圃藝蔬以爲活勤儉貲浸豐時方創  
宮殿賦徭百出皆不煩輸將而給且取蔬徧遺鄉  
曲故舊以爲常稍暇輒手一編誦讀之待人寬厚  
恭誠爲里閭劇劇定疑扶疾拯難乏絕者不俟貲  
而賑之學徒從受業者辭其贄故里閭歸仁事咨  
覆而後行鬪爭需片辭以決有僕爲馳車者所轢  
死或繫御者以告和曰非故也釋不治後當敬戒

之久而德尊名顯盜相戒無犯自簿令至於卿公  
賢者往往禮於其廬縣慕誌聘以爲總裁郡歲舉  
鄉飲酒禮必肅以爲賓嘗乞假再歸浙每歸則家  
衆益親旣而諸兄弟皆先卒撫其遺孤加厚始還  
書招弟之子繪至京繼招仲兄之子紹皆授室而  
延師教之繪成進士累官河南布政使紹成京闈  
貢士後招仲兄之孫鎰誨之亦成進士後家燬於  
火貲落至飯脫粟不悔請得歸塋首丘許之於是  
嚮之同受廛者或沒盡矣其在者非其孫行則子  
行也皆烝烝涕泗不能舍歸又三年乃卒鄉閭咸



哀慟惜之而京之間里聞和喪哭之如私喪  
松陽周繹世英者粗通經書有長者行遇過客匱乏  
者必傾貲濟之客去藐然名氏不省謝也於利養  
榮名泊如近舍二十里許夜有光熒熒發山中望  
氣者密語之曰此白金徵也是在姜氏山開礦藏  
發之富可立待也繹如言得山或譏姜氏曰世守  
也柰何乎鬻之繹聞之撫然曰是不義乃在吾卽  
折券歸其山後姜發藏得白金滿羸一日坐中  
庭有持縣丞告身從驛中遞至者發視之繹氏名  
州里也莫知所從來訝之蓋繹遇過客有恩故薦  
諸朝署而授之官繹笑曰吾白髮垂肩焉用官竟  
不上而卒

義烏王性之之沒也素服而臨塋者千餘人皆爲洒  
涕已乃去蓋其感也性之名順幼嗜學嘗登許文  
懿公之門讀書必見之躬行里有大鼓湖瀦水灌  
田五千畝有奇歲久益圯天稍不雨田咸作龜兆  
坼民遑遑不自寧順卽集衆興築之約田爲輸作  
有差而自出布錢鑿石作水門視時溢乾而蓄洩  
之民賴其利朝廷營建宮室徵木石工於郡縣縣  
胥緣爲姦利卽老幼廢疾不任役者悉籍甚者捕



比隣以代順白縣覆實而新其籍有徵發按籍輪  
役之村疇疾急不能致善藥順儲峙以待其需鄉  
間有單窶者出粟賑貸沒給榷積瘞之逋錢又不  
能償焚其券又以爲移風易俗必本於學乃建書  
塾招良師會鄉族俊秀俾子孫與共學月旦十五  
日具觴豆延父兄列坐左右立諸生堂下而正衣  
冠中居以孝友睦婣之道誘掖飭導之縣大夫知  
其賢凡婚姻貲產之訟徃徃下順所調護之片言  
取決不復重有辭縣定田賦科繇之籍請順鈎校  
諸宿弊盡削順欲進均賦役之策會病卒縣大夫

痛惜之順樂易未嘗有憂色好賢士好法書名畫  
通周易有猷爲必筮每鄉人飲酒奉律令諄諄爲  
人講釋之間居無事焚香鼓琴以自樂云宋太史  
曰古者族師閭胥各掌其鄉之戒令教治屬民讀  
邦法而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校登夫家衆寡辨  
其老幼廢疾之不可任者至於役國事相壘埋無  
不備極其情意性之之行何其甚類也使里得若  
人焉則里寧鄉得若人焉邑之民爰得其所矣  
楊恒字本初諸暨人幼俊爽博學能文辭元季亂州  
郡辟不就發越間請爲州閭師亦不赴浦陽鄭義



門延致之恒躍然曰庶可行乎坐臯比以倡道爲已責言必稱古人日摩月切子弟率遵化操行類可觀已退居白鹿山戴櫛冠披羊皮裘帶經耕烟雨中暇則傲睨吟弄人莫能測也高郵樂鳳來爲州牧自造門禮請爲州學師讓不起鳳不得已令閭右子弟卽其家問道州政有利病移書諮訪恒具以告裨助弘多後守皆尊重之恒性醇篤無絲髮矯僞與人語如出肺肝相示耻爲覆藏家無檐石儲而臨財甚介山氓有誤坐法當大辟者恒哀之倡隣保白其事氓輒烏犍爲謝頓顙流涕必致之

竟不受州人士求媿恒族者祝恒持其成暨委禽致餼牽金幣悉遣去君子曰利可以義取者不之欲况不義者乎

鄭采溫平陽人也性介特從義不屑屈下人年二十始肆力於六經羣史之文攻苦甚積久章成宋太史讀其文以爲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繁而曲盡人意也患徑挺多懲創取老子語以曲全自號好施予雖甚曾客至輒款洽士窮無歸者輒授館或終歲衣食之年薦饑客持券求謁采視其家僅餘粟五斗貸其五之三故人子行遇盜裸跣



皇明書 卷之四  
走訴采盡奉衣衾巾履遺之嘗消搖于門見敝衣躡履行雪中者呼之前予以帛布終不問其姓名觀采之爲可廉貪激佞矣

劉髦江西永新人文安公定之父也行業端茂會試下第歸道遇泮水一女子未沒號救援登舟附載歸道中皎然不涅抵家婦迎問買妾乎劉告之故立命人送之還至則茫茫大川耳親識皆絕復載還劉命妻善視當爲擇偕而嫁之婦曰渠已無家君又未有子殆天作之合卽嫁人未必勝君劉固不可勸諭數四乃處之側室而文安生次子參議

寅之人以與善之報云

張景常字直叟上世易定興人也徙蕭山方童稚失母卽能經營莖飲具嘗以繇赴京師客久得父平安問聞子喪終不勝其喜也父喪殯而甦者數四家故富謂濟人圖報亦利非義也正統景泰天順屢發粟賑饑不責償邑東海潮作沒田宅缺稅捐白金三百兩代適稅散粟六百石瘞殍骼又發粟千石助賑濟關陝河南饑人行剽相食罄帑藏助邊旌閭授階晚教孫課學居閑居一室以玩索操存爲事出與鄉耆耨爲林泉會卽譙笑針砭癘



務於移風贊化齊居置界方措杖長弓弦楷節矢  
四物以見意題其端曰古愚嫌自私生理本難歌  
正不須更離方稱長老宜商文安公輅目以爲三  
代遺直云

羅慶同字嗣慶吉水人春坊贊善洪先曾祖也性寬  
博易良不能纖音封殖蓄僮奴治藥劑以給人不  
計直直顧倍他賈乃益務施給爲義出爲羣從父  
後所後父後復有子而出分所後父死三子皆未  
婚則復合食爲畢婚乃分復自割產益之謂鄰有以田  
售者聞有急卽陰增其直不自言有彭敏敬者得

直過所當驚曰翁誤耶金何多也曰我旣誤出不  
欲復入第持去他諸類此乃其以不道敗者則槩  
與常直不溢也一日天大雪夜半聞叩戶聲起問  
之則他境儒生來爲母市藥者也延入坐嘆曰夜  
市藥者多矣率皆急其妻若子未有爲其母者子  
容怛然良苦孝矣爲酒饌飲食之儒生出金釧質  
藥問母命之乎曰病困不知也慶同曰母病間聞  
市藥去釧當鬱鬱是益其疾也亟持去手授良藥  
與之復遣人護之行而火其券居久有騎從帷車  
來者乃貰藥生母子也持金布爲謝不能却厚贈



而遣之諸他折負券不問者甚衆里有湛陂堰灌  
民田六十所歲久淤澱人稱分業不可詰則買田  
為溝循山麓下通田間歲以有收時里中長老有  
宴集率視其語默進退為準雖以家難故廢學而  
淹書史工草書客至飭館授壺矢觴豆依依旬月  
不能舍蓋篤厚類此比卒顧無多藏與子孫獨顧  
孫曾謂曰吾不乳子也今八十有二矣復何憾雖然  
吾所以至此者有道平生未嘗以錙銖故動怒亦  
未嘗以錙銖故動人怒汝識之曾孫洪先日自洪  
先知學已十年遇財利未或敢苟取尚不忘較量

府君過與直不告古所謂光而不耀其至德也  
至臨終訓勅語又若操習不懈焉者洪先滋兢兢  
矣

王效逾吉安泰和人簡直無他腸亟稱孔子所謂如  
矢者自號矢齋然含渾不峭露從父如安慶貸子  
錢不好也又厭薄其俗父卒悉毀棄子錢券而家  
日落葬二親戚獨力營辦一不關其兄得遺金於  
道跡還之舍南渠春漲溢輒濟之小舫冬涸疊巨  
石水中以便涉先塋無後者悉改徙族塋之立石  
而識之曰俾後無迷無佚祀後長子賈數倍利貲



羸矣然奉身不厭草惡又耐渴饑與下人同甘苦  
僮使不稱意不答撻時佐之引重若欲不盡其力  
者然他坊長率躡躑鄉戶倚法相思啖諸鄉戶心  
害之莫愛也效逾所領里甲率親附倚賴之縣官  
數推擇爲里耆亭老以倦公府謝不應日夕從塾  
師課子子渤舉江西鄉試第一乃自此杜門披書  
用不復問外事矣居數歲而病比舍咸訝曰曩矢  
齋旦昏衣冠詣祖考焚香擊磬肅揖退非出外不  
廢今磬聲久不聞其無乃病乎效逾初力倡營祖  
祠已而火復出貲倡之事未集而病劇孜孜爲廬  
從念誦之其篤遠如此

約論曰自周禮睦婣任恤列六行而保受塋救周  
賓自比閭達故分散者仁之施生人之大利也夫  
遊俠事取微末而太史公訟言之不諱爲其赴士  
之阨困存亡而不伐有足多者焉曰緩急人之所  
時有也彼鄙嗇者細已

劉僕者吉廬陵人貧奴事劉養正正德初領鄉薦赴  
禮部試聞京師人籍籍言中禁秘事以爲信遂焚  
試卷矢不仕又頗通天文識緯言江漢間當有王  
者起其下顧附寧王濠爲亂僕內以爲憂嘗於屏



處流涕諫不聽一日有方士言養生者館養正所  
養正北面禮信之夜定僕走其所叩頭言願有請  
其人曰若豈欲方術乎對曰非也因流涕言今吾  
主與寧藩通異日必及禍禍不小而諸人無能爲  
言者今獨信先生竊觀於往來爲主所禮敬無踰  
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主也願先生爲一言毋  
附寧其人乃大驚晨起去不知所之後養正死獄  
中僕收屍塋之爲木主懷以歸後簿錄養正家僕  
願從吏逐之去僕曰我主母乃行我家人安得去  
徒跣京師饋其妻獄中妻死奉屍歸合養正塋歲

### 寒食輒上塚哭祀

約論曰士操介然之畫必行其志意豈必盡軌於  
大道而立義較然不滓於污泥有足風者焉况性  
者乎若夫匹夫慷慨不慮難而徇公上朋友之急  
身執鞭而操獨行君子之節乃知益不可畧矣

### 貨殖

溧陽史吏部際磊落多才畧嘉靖中東南薦饑吏部  
旣捐穀數千石以助賑而饑者不給也邑故多滄  
以滙水沙漲滄在邑北十餘里潦溢旱縮不瀦不  
波棄爲曠土吏部旣隱民之戚則默計之曰古蓋



有與力役以救饑者吾試行之且夫歲凶土荒民  
不足於食而有餘於力以力易食是民以不足爲  
有餘也吾今日出粟於廩而異時取粟於滄是吾  
以故粟爲新粟也人力地利而交相易也不亦可  
乎乃度滄之東南隅可濬可防者測水以準而疆  
焉遂請於官而募民興工民携老弱就役者踵至  
則環堤而芟焉役人一日給米二升錢三十文薪  
一束時米價踴甚民以半米易蕤菽而雜食計一  
夫赴役日食可兼食其老弱瘠病不能役者二人  
於是民之棲於堤者爨烟飯飶列舍相接翕然如

處村落之間日出則畚者鍤者築者揀者汲爨而  
食之者蟻旋於堤上夜則婦子飽哺嘻嘻弛然卧  
如在樂土而忘其身之爲流徙若時之饑饉也始  
因滄之底深之爲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爲  
堤如同字中有口然已因堤之外可田出其土高  
者環之爲外堤如同字之外圍外堤之北深之爲  
北池而竇其東南以通中池之水畚北池之土更  
築小堤以捍滄之暴水堤之內三面爲池出土高  
築之而作書院其中如同字之中有畫焉秋成興  
工至首夏適麥熟而散民懽然曰史君活我史君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活我所全活數千人爲墾田四千餘畝爲圩者三  
潦有防不壞旱得引以灌近滄之田又數千畝自  
是百年沮洳鬱爲沃壤水降土升溷瀆各效其職  
萑藿旣去生我稻梁堤之隙地亦樹蔬豆綠堤蔭  
池夾植榆柳池中畜魚蟹麪羸生生不洽於是卽  
其地立爲義庄歲計田與堤若池之人可得穀千  
石歲儲之待凶歲之賑因名之曰救荒滄云吏部  
旣失官而家家富冠東南士窮來歸者若貧困就  
食者咸仰而王學士維楨所稱督府何公棟精研  
有數大放計然之策家居身所致貲數鉅萬一起

而謀定疆場皆所謂當世豪傑溢潤之林也朱公  
子貢之倫富好行其德意儻近是乎而杞人張廷  
恩歎人余育者頗有采焉育少商宋梁間寓劇塵  
而治靜室其中日閉關吟商非交豪勢人不售卽  
售受侮壓多負責者育不豪勢人交而終歲息願  
與他商埒他商問之育應曰商亦有道焉夫價之  
昂卑豈一人容力哉吾隨其昂昂卑卑焉故吾身  
處劇塵而心恒閑也夫爭起於上人吾隨其昂昂  
卑卑息可與諸君埒而上侮壓又胡從至矣已歸  
構書院館學子其中而構屋數十楹以居族之貧



皇明書 卷之四  
無屋者或問之曰散者聖賢之懿而聚者嗇夫之所行也所謂商亦有道儻近是乎而莫務於農桑廷恩自其祖張太公者居杞之西關自墾地數千畝至其父徙杞之草營居焉而以墾地之半分其族亡何夫婦連卒時廷恩年甚少耳族之豪欺而侵其墾地之半廷恩怒直之官竟歸我田杞俗租地畝百錢廷恩曰吾地畝租八十已又殺爲五十於是人爭來租地無曠畝計畝入反倍由是稍居積富矣而廷恩智負氣用才又好施故布衣雄數郡杞多水廷恩主藝稻曰稻宜水也稻熟水大至

或謂其智廷恩令其佃人曰稻第堆之田人雙其堆多者四之又令曰崇土園稻堆如堆數於是旦第往分其稻堆已堆標之幟又令紉其秸而稻崇土上人衆而力齊卒免於水而是歲獲稻數千石於是張愈富厚而輕財嘗歲凶糶減其直如稔直或貧不能直約秋成還直秋成不能還則約來秋還所直又不能還則舍之正德中勦流賊官軍過杞饋之芻五千居無何歲凶助之賑出粟千已而歲又凶又助賑粟千於是大治屋廬于西岡垣塹重峻歸睢地曠斥墟莽數盜而終其身無伏梁遺



縑之警雖德其施者銜之亦勢使然也後以詆誣  
逮如京得白還太息曰嗟夫先民有言富者怨之  
藪也豈不信哉予樂施人也乃猶不免於禍罹况  
它乎於是鬻遠田數千畝而老

方伎

國初冷協律謙字啓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瑟工繪  
事元末以黃冠棲吳山巔隱焉徇徐泉石飄然有  
塵外之趣與誠意伯劉基交基極稱之 國初徵  
爲太常協律郎與尚書詹同陶凱俱制九奏樂多  
所裁定謙通於陰陽之變能隱形多異術 高祖

嚮以威用肅天下以過捕逮謙且至闕謂逮者曰  
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逮者以瓶汲水飲之  
謙且飲且以足入中已遂隱逮者驚訝曰公卽然  
吾輩皆坐死矣謙從瓶中語曰若輩第以瓶至御  
前無庸憂逮者如言昇見 上上問之於瓶中應  
如響 上曰若第出見朕朕不汝殺謙對曰臣有  
罪臣不敢出 上怒擊其瓶碎之問謙安在瓶片  
片皆應終不知所在移檄四方物色之竟莫能得  
云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旁通諸術數 建



文初上書尅日月言北兵且起朝廷以爲非所宜言逮入欲殺之濟叩天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已而兵果起赦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伐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一日濟遣人夜往碑下設祭人莫測其故後文皇帝過徐見碑怒趨左右以鐵椎椎碎之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而濟姓名適當椎處得免其祭碑蓋禳也初濟與邑人高翔企徵翔以濟好術數止使勿爲濟弗爲止已而有兵事濟勸翔

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金川門破翔招濟與俱死濟曰我願爲智士翔竟死而建文帝急遣召濟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出走可免難耳立召僧爲帝落髮濟從之亡去建文帝歷遊滇廣者數十年數遇險得以術脫去本濟力也後隨帝還至南京人尚有識者後莫知所終

全寅山西安邑人瞽而聰警學京房易占多奇中正統間遊大同上北狩遣內侍問寅寅筮之附奏曰大吉是謂乾之巽乾君象變化之物也四初之應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庚午浹歲而更庚者更也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一  
庚午中秋車駕其旋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  
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正丁  
壬合也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子其合乎歲更九躍  
則必飛九者究也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必正  
南面故曰大吉旣而也先入寇石亨召問休咎寅  
筮之曰吉虜無能爲踰年也先欲奉 上皇南還  
廷議不敢發寅言於亨曰虜順天舉義我中國反  
失奉迎禮將不爲夷狄笑乎已乘輿竟還 上皇  
居南宮錦衣衛盧忠爲妄言離間 景帝怒殺中  
宮阮浪猶窮治不已忠冀得大富貴請寅卜之寅

筮已大詫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罪忠懼遣  
卽訊乃佯狂爲風狀言供養 真武得通報如此  
事乃解 上皇復辟忠誅授寅官

約論曰昔孔子嘗言百世可知矣因於禮而損益  
其可知也至論國家禎祥妖孽筮龜四體之動變  
前知必歸之至誠故曰中庸其至矣乎索隱行怪  
卽後世有迹弗爲也以今觀京睦李郭於占卜精  
中發天地祕突然皆以殺身亦烏取前知哉必也  
李平陵之言本乎經張平子之術通乎道管公明  
之伎達於聖卒不遁於經常善矣



天也  
木

皇明書卷之四十二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心學紀

王文成公守仁浙餘姚人也字伯安其先出晉光祿大夫覽高祖與準精禮易著易微數千言父華舉進士第一忠厚正直仕至南吏部尚書先生娠十有四月而生生之夕祖母岑夫人夢緋衣神抱兒從雲中下異之尚書公因名之曰雲生五歲不言已更今名乃言言即英發超絕年十五善詠譔無所不好好兵好仙釋年十八以納室如江西道廣



信歸見妻一齋諒與語學謂聖賢可學而造也有  
深契比抵家日取六經諸子史讀之端坐寡言笑  
同業者以故意譖之先生正色曰昔吾放逸今知  
過矣舉弘治己未進士授刑部主事學儒學鬱鬱  
無所入乃與李夢陽獻吉何景明仲默諸子馳騁  
於古文無何歎曰吾安能以有限精神爲無用之  
虛文已耶病告歸築室會稽陽明洞爲養生頗效  
已忽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棄去正德初奄  
瑾竊柄逮南科給事中戴銑等繫詔獄上疏救下  
獄杖闕下謫貴州龍場驛丞因厭世欲仙至錢塘

知瑾遣人隨偵急乃陽言沈江以絕禍因航海入  
閩邁所嘗遇者異人欲與俱其人曰公乃有親萬  
一瑾怒不解逮若翁誣公走胡粵自匿豈有救哉  
歸不害也因著得明夷遂歸越已乃赴龍場悟於  
學瑾誅陞廬陵知縣廬陵故鉅邑賦繁訟劇先生  
至首詢里役察民戶貧富奸良之實爲低昂獄牒  
盈庭不卽斷射稽舊制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  
委曲勸諭以好爭尚氣鬪訟之害多所解散時召  
見父老使訓子弟諄諄以開導人心爲本行鄉約  
以厚俗戒毋令蕩僻官未暮而賦平訟清幾於無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訟陞南京刑部主事調吏部驗封歷考功郎陞南  
太僕少卿轉南鴻臚卿職事無劇暇與同志日切  
磋於學不厭已陞左僉都御史撫南贛而學詣益  
精當是時寧庶人濠蓄逆謀之日久而南贛地連  
四省上游山谿中劇盜倚巖洞盤伏無慮數十萬  
徃徃焚官府篡獄囚爲暴廣東江右湖廣諸撫臣  
相觀望莫適勦而宸濠時時與賊通護助之盜益  
熾 都御史文森受命撫督贛稱疾憚不前兵尚  
書瓊以違難劾罷之薦先生代先生道聞漳寇亟  
卽兼程進移三省兵備晝期日進兵郤請退師不

許畫一進竟破之乃立十家牌法防偵伺立兵符  
明保伍以實軍疏申賞罰請旗牌以令軍疏請廣  
鹽得行臨吉贛以餉軍而日夜訓練之軍大振乃  
先以牛酒銀布犒賊巢撫諭剴惻諸巢多相率歸  
求自効乃進師攻橫水左溪連破之賊奔桶岡大  
戰又破之而西盜畢殪乃歸流亡使復業鑿山通  
道夷其阻以居民建縣治鎮之而諸巢最黠桀者  
盜曰泃頭陽納款實機毒阱險虞王師乃休士歸  
農明年正月計擒其渠魁遂進兵擊其懈破平之  
而諸盜藪盡蕩爲治境先生用兵機神莫測對士



友談笑論學而幾發立斷萬衆端集斬馘獻凱須  
臆驟集而左右曾莫測所自也諸大者具邊防中  
乃立社學設教讀羣子弟教之歌聲達於委巷諭  
父老行鄉約漸導之先生出征行父老皆沿途焚  
香迎拜如父母間出入閭巷童子亦拱立道側候  
過車時與款語訓諭油油無間也風化大行時寧  
庶人濠謀爲逆淫縱而憚先生望高數致書稱弟  
子問學陽下之先生獨具銜名謝不荅書曰學不  
可以書傳也濠腹心劉養正者廬陵人故與先生  
游遣至虔與結約養正至晤語連日夜數微言挑

之先生陽若不喻意也者不荅也養正不得間而  
退已宸濠以中朝遣詔使來即訊而恐乃遂及時  
先生以命往福建處叛軍道南昌抵豐城矣濠旣  
殺孫許聞先生且至急遣使三數輩迎必致之使  
者胝請曰王聞公且至以誕晨治宴具不敢宴稽  
撫按三司官以需幸過造也先生許諾以後輩至  
問三司宴未語頗淆忽疑之頃前茅望見一騎馳  
驟至命艤舟待則豐城令似遣報濠反聞也時舟  
順流下翼以風先生聞報命爇香則入舟疾作兩  
廣巡撫進兵豫章檄所在給餉牒以駭賊而北向



拜祈風風遂反乃微服走漁舟沂流上反吉安曰  
吉伍守可任又其地廣大召集可用也既至則集  
吉安諸養病省親有才望士大夫共舉義而急疏  
告變檄四方兵勤王檄召贛素所練者兵若列郡  
兵以來時濠結中朝佞幸諸大臣與爲應而變驟  
發遽甚南都當下流卒無備易棄乃大設疑間以  
乖賊或問之曰疑間不必濟先生曰濟不濟未論  
然能令中疑否曰疑矣曰第令疑豈非濟哉時濠  
遣人誘贛南諸峒盜爲掎掎鄒編修守益以爲憂  
先生獨策其不叛曰賊戀今巢美不叛也曰彼從

濠望封拜他豈顧計哉先生默然者久之曰令天  
下盡叛吾屬惟獨當倡義守益凜然利害心時如  
洗也已竟平濠事具武紀及濠事中御史黎龍曰  
平藩事不難於成功而難於倡義諒矣已 毅皇  
帝逸豫欲假征濠南幸爲觀游諸嬖倖江彬張忠  
許泰等倚邊兵欲倖功聞濠平顧不樂宣言逆黨  
未盡當勦也先生力疏請回蹕不省念 上以重  
師宿東南而西北撤備將意外變未測也乃傳寧  
庶人前獻俘冀止之與太監張永遇於杭先生念  
永頗忠實可告語謂之曰江西遭濠毒虐久矣今



苦饑又重困於兵倘京邊軍復至必且亂亂難測也曩濠亂亂獨自一人易制今復亂則土崩之勢成殆難圖矣永深然之曰吾此來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非爲掩功來也於是先生付以濠而移病錢塘已得命兼巡撫江西乃還鎮而大闡忠義子泰領京邊軍實來欲掩功先生念忠泰所倚怙者獨北軍乃豫徙市具資斧俾老羸應門以待軍且播告城中言北軍爲江西故來討亂離家室苦遠江西故地主當供億禮遇俾軍至如歸毋怠敖軍初至以忠泰命踞肆坐謾罵或衝導起寡先生不

爲動存撫有恩禮道遇北軍喪必停車咨問嗟嘆良久已乃去厚資之於是京邊軍顧人人喜過望以爲王都堂遇吾屬有禮也於是先生乃入見忠泰不爲屈忠泰殊不喜日搜羅百出不爲動諸戰功具覈無可勘乃獨以濠積蓄爲危言曰寧王父子祖孫王於此數世矣富蓄積多聞天下今安在豈有盜私之者乎先生曰信王父子祖孫諸蓄積多甚然散盡今亡矣曰孰得而散之曰濠異時畢輸京師諸權門約爲變籍可覆也忠泰乃大驚愕曰籍安在曰籍入吾目吾以爲事干逮衆立焚之



皇明書 卷之四  
豈可得見哉忠泰故嘗與濠通受金錢則大懼不  
敢言已較射忠泰怙所長強先生欲屈之先生射  
命中比軍嘖嘖歎忠泰乃大沮會冬至先生命閭  
巷戶奠祭如常儀時新經喪亂居民戶填門哭已  
上塚哭振野北軍聞無不酸鼻流涕思歸者忠泰  
不得已乃班師還南都於 上前危言爲讒間紀  
功給事中祝續御史張綸等助爲言獨太監永左  
右之有動息具以告忠以江彬力能得 上意間  
之曰王某將興兵清君側之惡忠其首也次者公  
又間於 上曰守仁必反 上試召必不來先是

忠泰數矯旨召先生大監永密以告先生不往至  
是聞召則立赴忠泰意大沮至扼不令得見還蕪  
湖不得命危機交迫乃入九華山日宴坐僧堂中  
武宗時時遣人覘得之乃釋然曰王守仁學道人也  
忠泰復間之則曰王守仁討反者聞有召卽至何  
謂反乎遣還鎮當是時宸濠未伏法諸嬖倖異時  
通濠得金錢者多在 上左右先生復至鎮則深  
機曲筭內戢外防大閱士教戰于虔州日夜如對  
敵而日與學士論學與童子歌詩習禮如平時於  
是諸嬖倖益憚懼不敢謀已上留南都日久羣奸



既媒孽不得間欲襲功又以經人耳目業不可得  
誣乃令重上捷音實諸人功其中乃班師尚書霍  
韜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乃  
殺民奏捷益忠泰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  
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是歲江西旱疏  
蠲租尋大水疏自劾諸所爲起瘡痍省國費者甚  
力而益專於學弟子彌衆進會 世宗卽位手勅  
召赴京而言者以大喪費浩繁沮之乃疏省筭遂  
得歸已而 上趣定功行封陞南京兵部尚書參  
贊機務尋封新建伯先是平賊擒濠皆兵尚書王

瓊居中相左右故先生疏上捷必歸功本兵而閣  
大臣大恚之賞又抑不能至是 天子在藩素聞  
江西功故定封而同事諸臣以考察蒙擯斥廢錮  
殆盡乃辭封爵疏其功上之竟格不行已大禮議  
作諸大臣益競進而先生竟不召方黃席先後以  
大禮問皆不荅後思田亂起兼左都御史督四省  
兵撫討之辭不允先生疏請撫改流復土官爲本  
兵王時中所持 上曰守仁方畧素優兵難遙度  
聽便宜熟處母中制而事平成全國功語具邊防  
中於是田州刻石紀 上功其文曰嘉靖丙戌夏



田州思恩之人相比復煽集軍四省汹汹連年于時 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旋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朞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 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 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於是撫綏安集興思田南寧學以保靖歸思出不意襲八寨斷籐峽破平之具疏所爲

經畧者而先生以病劇請告歸道卒矣先生明睿天授少豪不羈已乃志於道與湛吉士若水爲莫逆交切磋於主靜無欲之要方下詔獄時已有靜虛匪虛寂中有未發中之語矣比謫龍場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瘴癘蠱毒之與居夷人又鳩舌難語舊無屋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自驗諸得失榮辱能度越惟獨死生一念未遣也乃作榔晝夜端居其中求靜一從者病自析薪汲水烹糜粥飼之已乃灑然忘其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當之當必有過於此者忽中夜有悟



於致知格物之旨而攝契於本心不覺手舞足蹈  
自是一意於聖人之學乃言曰聖人之學心學也  
宋儒以知識爲知故須博聞強識以爲知旣知已  
乃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不知聖賢教  
人卽本心之明卽知不欺本心之明卽行也又曰  
至善者心之本體心卽理其昭明靈覺之知則知  
也意者心之發物卽心之用心外無物心外無理  
故心外無學於是來學者日語之知行合一之旨  
而提學副使席書問朱陸同異先生不荅具以其  
所悟告之書沉思有省與徃復語數四乃大豁然

謂聖人之學復覩於今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  
辨詰爲也闢貴陽書院率諸生以師禮事之是悟  
也益實也比官吏部從游者日進而先生日宏廓  
深潛中和信直以爲學者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  
爲已也故時時教之靜坐補小學求放心功夫其  
言曰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  
生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成必於始學時  
去夫外好靜坐中患思慮紛擾又教之省察克治  
痛摩刮以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見而後操  
存涵養有地也其言曰聖人心如明鏡纖翳不容



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班垢駁蝕之鏡須痛刮磨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卽見纔拂便去然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蝕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然堆積於駁蝕之上則亦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不可畏其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實見得耳向未見得裏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其後學者信

於靜而遇事輒舛午也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知用省克功夫也故臨事輒躓學須於事爲上磨礪然後靜亦定動亦定故南都後日循循於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克實功而深以譚光景說效驗爲務外助長之病其言曰善念發而知之而克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克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又語學者言殺人須從咽喉上着刀爲學當於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其修也蓋實也比開府贛日兵革倥偬而孜孜講學不暫廢闢濂溪書院居學者而行臺



左開射圃日延見其中政稍暇即詣與論質當是時令學者默坐澄心游衍適性詩書禮樂益神智而移氣體者咸備言有教動有警息息於人獨知幾微處指剖以爲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關也其言曰無事時惟是獨知有事時亦惟是獨知人若不於此獨知處着力而於人共知處施功是作僞也見君子而後厭然是已故要在慎獨慎獨之功無時無處無終始惟是一事無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於此先立是謂端本澄源古人許多擇善固執工夫其精神命脉全體只

在此其言曰切已用功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人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切已用功方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又曰省克之功無時可間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方始爲快如一念萌動即與克去不可姑容庇覆不可窩藏不可放過不可影過不可混過異時自有端拱時在又曰中庸功夫約於誠身誠身之極爲至誠大學功夫約於誠意誠意之極爲至善而一軌於慎獨後更寧藩張許之難苦心危行乃知夫德慧術知不待學慮而後能也則深信良知圓神充周與太虛同體通晝夜徹動靜貫



夷險而精密無盡藏也於是日以致良知爲誨曰  
良知者人心之神明也人皆有之但不著不察日  
用而不知耳雖至愚下品一提輒醒雖匹夫匹婦  
一循其知之所及各各自致即各各有見及其至  
也雖聖人亦致此知不盡故時時即人日用之知  
示之以自致又時時曰是非之心又時時警學者  
行者習察以無昧於寂感危微之幾諸格致誠正  
修之條貫固統一於此也其言曰心之良知是謂  
聖聖人之學惟致此良知而已矣自然而致之者  
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知

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而本體  
之知又未嘗不知故善未嘗不知也致其知善之知而  
必爲則知至矣不善未嘗不知也致其知不善之知而  
必不爲則知至矣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所同具而人  
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也致知焉盡矣又曰此良知之  
學至簡易亦至精微如指掌然亦孰不知者若欲親見  
良知亦孰爲知者良知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蓋微乎其  
微故存乎心悟或有疑良知爲未足者緣未嘗實用其  
力見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而然耳有請益者謂  
之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



益歟何以至於千丈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子將何以  
益之致知焉盡矣先是先生有悟於大學標古本以爲  
是孔門之舊本無脫誤經文之下揭誠意特傳而三綱  
八目統於此固學之之要也至是增訂其序文其序曰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  
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  
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  
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  
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  
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

非卽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  
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  
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  
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  
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  
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  
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  
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  
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旁爲之什以引其義  
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



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始先生之學本心悟以爲學惟求盡乎其心心盡而天下之道一以貫之也其言曰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僞之端也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朋友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饜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

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一於道心則存心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教以明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爲教而學者惟以是爲學其論六經曰經常道也其



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  
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

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長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



皇明書 卷之四十二  
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其論禮曰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

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已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旣已墮於空虛泮蕩而世



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制度數之間而議擬倣像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在是是豈爲得禮之意哉僭不自度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徒之弗任而墮亦未及也間嘗爲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圓爲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

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其辨析精微究極道恥犁然各當於人心其見齋記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爲可見則卽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不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



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故欲從而末由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其論心曰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

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而一無所動焉所謂靜亦定動亦定者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欲也問者曰妄心動也照心亦動也安在其爲靜乎曰妄心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照也妄心亦照



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  
非至誠無息之學矣問者曰妄心可謂之照在照  
心不謂之妄乎妄與息何異曰照心非動者以其  
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  
卽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未嘗  
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  
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  
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猶二也貳則息矣無  
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問此心未發之體  
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

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曰未發之中卽良  
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  
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  
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有事而  
感動可以言動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  
然可以言靜而感動者未嘗有減也未發在已發  
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  
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  
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故雖常人之心七  
情之感動氣之極而或過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



後良知一覺未有不罔然而消沮者亦可以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而自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其論立志曰學莫先於立志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則必去

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



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鷄覆卵  
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  
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  
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  
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  
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  
責此志即不忽躁心生責此志即不躁妬心生責  
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  
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  
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

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  
烈火之燎毛大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於是原本  
仲尼刪述六經之意以爲直欲天下反朴還淳以  
見諸行事之實非欲美其文辭以譎譎於世也益  
自伏羲畫卦而來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不  
知凡幾而易道大亂也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  
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  
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自典謨而下詩自二南以  
降如九丘八索之屬非經失正者又不知其凡幾  
而詩書大亂而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



窮於是舉虞夏殷周之舊刪削而是正之然後其  
說始廢今觀詩書儀曲孔子未嘗措一辭於其間  
意可識矣至於春秋雖稱所作其實皆魯史舊文  
筆者筆其舊削者削其繁均之有減而無增也其  
用刪繁就簡歸於正人心而已矣春秋而後繁文  
益盛天下愈益亂欲盡去而不能計莫若取法孔  
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恠悖之說當亦  
自廢故文中子擬經之意未知何如竊有取於其  
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若後儒之著述惟求  
日增於仲尼之意益遠矣已原本而論之曰聖人

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  
有異於聖人也特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  
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  
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  
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  
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  
受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  
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



是之時人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皆其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人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使之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

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於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



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聽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操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克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爲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

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昌孔子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乂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



慨然悲傷蒐獵古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益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先王之盛聖學旣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修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謹謹跳浪騁奇闖巧獻笑爭妍者四面競出前瞻後

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而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踈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



皇明書 卷之四十三  
之心體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鈇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傳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隸夔稷契所以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

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乎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不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乎先生英采天發又洞然心要於人眉睫間徃徃能得其中存始求師友於天下不得則汲汲求同志之士切磋之於道



士友造見中積疑未豁與語次輒中其肯綮或坐  
定不俟啓問而告徃徃能發其心之所欲言於是  
咸戚戚然有動於其中疑自釋憂自懌鬱自暢矜  
高者首自俯辨博者口自訥久之日格月化翕然  
自信聖脉之在我而自力也方在京師時郎中方  
獻夫叔賢博士徐昌穀禎卿皆時俊獻夫畧各官  
資北面稱弟子昌穀聞先生論學有深契曰吾不  
遇子幾亡人蓋深信如此其在滁地僻政簡日與  
學子遊瑯琊灑泉間月夕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  
歌聲振林谷從遊之衆自滁始其在贛提省微密

切磋深到以士友自程省當政務殷亟軍機旁午  
必求於士友切磋時無增減而後慊也故及門之  
士有立者多出於虔州學自明末宋來濂洛之微言  
旣絕學者顛顛於窮理讀書之說字析句解以爲  
是所以造理而致精也於聖賢大訓稍微者又以  
爲此上達未當學姑就下學者學之固陋支辟於  
聖賢主靜存誠日用實功茫無所從入及先生倡  
論以爲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  
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  
言心不可得思者其上達也聖人所說雖極精微



皆下學於學者循誦習傳之說頗忤則頌共駭恠  
闕斥以爲禪先生痛闢時弊亦以爲是枝葉見聞  
愈障道無益而聖門好古典學之教頗濶畧不講  
於是有諍論又功高衆忌而機應神發不拘故常  
徃徃爲有方士所深疑其自信深篤又以爲簡易  
直截之學二千年始顯號召同學汲汲若不及爭  
門戶好矜持者姍訾之於是謗議大昌癸未南宮  
發策至斥爲僞學欲焚書申禁於是乃揭幘謝來  
學請歸而求諸孔孟而四方學者益進宮刹不能  
容日語以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之各致其知各  
格其物以求止於至善而時時默坐臨對焚香無  
語以凝之待志定有人因方措教因材開導如羣  
飲於河俾各自得自足也嘗月夜款門人數百於  
天泉橋歌聲漸動泛舟擊楫渙然自適於是  
有鏗然舍瑟春風裏之句明日入謝語之曰世之學者  
沒溺於富貴聲利嗜慾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  
脫惟孔門之士聞聖人之教始能脫落世味豁然  
於性體之高明廣大然不如躬行實踐以日入于  
精微將有輕忽世故而濶畧倫理之病則過也故  
孔子欲裁之諸君今幸有見願精詣力造求止於



極無以一見自足先生本高明超絕又本悟自禪  
宗已乃證諸六經在滁時懲末學瑣辟開導誘掖  
登之於高明士多省發已而有漸流空虛爲脫落  
新奇之論者先生大憂之日勉以平易簡實之學  
揚仕鳴致書言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  
萬事不容染著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  
涉安排著意識卽非矣先生生病其語已高未瑩以  
爲不切實用力未免議擬想像明道所謂弄精魂  
漢也與世學雖稍異症其爲病一而已矣比起征  
思田門人有慧者言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者先

生語之曰默識焉可也然非所以槩人諸君語學  
則大學其的矣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  
意之動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也以  
此自修可躋聖域以此造人可立大中其人請曰  
本體旣徹後當云何先生曰此徹上下語自初學  
至聖人惟是一塗轍初學循此循循有人雖至聖  
人精一之極亦只如此用又曰此語最盡諸君更  
毋移易人心自有知識卽有情習今不於良知上  
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懸空悟一本體卽異時安  
所歸宿哉則近時語證悟空虛之病先生已前言



之矣至南昌父老軍民燃香拜迎者充衢巷至不能行乃趨都司令就謁自辰逮未不絕已諸司乃廷參明日詣學講大學每行輒士民環擁觀者大息曰三代而後未有也至吉安會士友螺川談竟日夕不倦且行曰功夫惟簡易真切愈簡易愈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比思田平以疾劇請告歸卒于南安臨終惟以未得與諸友了問學一事爲恨言不及私門人周積時爲南安府推官泣下問遺言微笑曰此心光明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先是離廣門人布政王大用具美材以從至是門人南贛

兵備張思聰敦匠事迎就南塾驛中堂沐浴含歛具如禮輿櫬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如喪考妣至贛至吉南昌咸擁哭如南安喪至越門人會葬者數千人有自初喪至卒塋不歸者聚會如師存初上倚注先生甚而議禮諸大臣方獻夫黃綰席書咸尊嚮之閣學士張璉桂萼亦欲倚先生以爲名故交薦起平思田時安南亂萼寓書令若專爲思田者而策安南要領以効功先生不荅已尺牘不致以爲忿始孚敬萼議禮如一人以金用顧隙乃內相傾於是詹事紹勳孚敬以先生以自助孚敬陽



許諾然浮言非實言

敬言王公位隆重

得見 上公安爲之下乎守節 公來我國當

北面實激萼而萼聞果大惧攻先生益力會新建伯卒下廷臣議卹贈當家宰執議萼揚言陽明之學可疑而功不可泯衆皆以爲信乃陰覆奏言守仁擒宸濠攻城紀律不減比思田奏捷又誇張已甚勦八寨不請挾詐專兵又不俟命離信地無大臣禮且斥言其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官奪爵上終憐先生功又封爵本朝廷信令不許停卹典襲蔭而下詔禁學於是黃綰上疏言忠臣事君義

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臣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柄用萼與守仁舊不相信因不謂小人乘間構隙然臣終不以是廢萼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立身之道有不得不明者請取守仁功與學爲陛下言之因具言其大功有四學不詭於聖人有三且曰賞罰者御世之大以守仁之功無上事雖生異世猶當追



典倡黨錮之

守仁友幾二

仁從而

覺之若有深省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之爲者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義不容默乞勅所司優以卹典贈諡仍與世襲年周學禁以昭之治此臣所以盡事陛下之忠補蕩之過而篤事師之義也疏入不報而給事中周延以抗疏論列謫官隆慶初賜諡議從祀先聖廟子正億襲封

約論曰今天下言學者無慮宗王文成矣乃其學益晦則驚於已高也又身謗者衆予間從其高第弟子獲聞其微言昔孟子嘗首言良知又曰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如此而已矣言學盡於致知也古本大學書誠意特傳淇澳烈文括八目已錯詩書歸三綱而一誠樞紐也不精深宏奧乎豈必分補哉竊以爲此其大者百世不與易也乃兼資文武非名世王位才不能及斯言爲不佞矣



卷之三



